



貝聿銘：

何雁



▼世界文化遺產獅子林，原為貝家私家園林

心靈歸鄉路

▷上世紀三十年代，全家福。貝聿銘（左一）、貝聿銘祖父（居中坐者）、貝聿銘母親（後排右一）懷抱貝聿銘弟弟



△一九八九年，貝聿銘（前排左一）與夫人陸書華（前排右一）回蘇州時，與親友們合影

貝聿銘一向希望，人們通過他的建築，了解他本人。
「你要寫建築本身。因為，建築本身最說明問題。」這位戴着玳瑁邊眼鏡的建築大師，以長輩嚴厲口腔對我說。
那一天，是貝聿銘為蘇州博物館新館剪綵後第三天，他在下榻酒店與我交談。我帶來貝聿銘老友一封親筆信。「你可以提幾個問題，要拿出筆來記一下啊。」聊了幾句後，他溫和地叮嚀着，儼然一位慈祥老祖父。

最疼愛的「小女兒」

思緒回到三天前，二〇〇六年十月六日，中秋佳節。一群身着桃紅色旗袍的少女，懷抱琵琶端坐太平天國忠王府門前，吳儂軟語唱一曲《蘇州好風光》。
貝聿銘攜夫人踏上紅地毯，穿過忠王府，親自推開蘇博新館大門，為最疼愛的「小女兒」送嫁。在家鄉父老期盼的目光下，走完了一條心靈歸鄉路，也實現了人生團圓。新館門前小橋下，停泊着掛紅燈籠的船隻，遠處飄來桂花的芳香。
剪綵儀式上，貝聿銘動了感情：「我到美國七十一年，但我的根在中國；我家在蘇州有六百年歷史，我的根在蘇州。我對故鄉的感情很深，有機會在故鄉留下一點紀念。這個新館，就是給家鄉人民的一個小小貢獻。」一番真情話語，深深打動了在場所有的人。
「您把蘇博新館比作最疼愛的『小女兒』，是多麼有感情的形容。」我感動地說。

「這是年紀的關係。我很小就離開蘇州，好久好久了。為做博物館的事，我來過蘇州好幾次。可是，老一輩人都沒有了，兒時親情也沒有了，一家人都散了。現在我年紀大了，想起來很心疼。」說着，這位白髮蒼蒼的老人哽咽了：「可是，也沒有辦法。這是必然的，是嗎？所以，我回來為蘇州做點工作，也是應該的。」
貝氏家族第一代祖先在蘇州行醫賣藥，到十八世紀，成為擁有大片土地的望族，以行善與助人享譽蘇州。一九一七年，貝聿銘在廣州誕生，貝氏家族買下蘇州著名園林——獅子林。貝聿銘周歲時，父親貝祖貽創辦中國銀行香港分行，他在香港度過童年。十歲，又隨家人遷往上海。

「上海離蘇州不遠，祖父堅持我夏天去蘇州。因為，我是長孫，理當更了解家族事務。」祖父貝理泰是一名儒士，穿着傳統長袍。他給長孫灌輸儒家思想以規範言行：尊重長輩，避免虛誇，喜怒不形於色，保持冷靜從容。
一九三五年，貝聿銘遠涉重洋赴美求學。新中國成立後，獅子林捐獻國家，祖父貝理泰住在獅子林附近西花橋巷，直至去世。四十年後，貝家長孫重返故里，翩翩少年已年過半百。
美麗的家鄉，給貝聿銘留下溫馨難忘的記憶。八十歲生日那天，貝聿銘將壽宴擺在獅子林；二〇〇六年四月二十六日，他在故鄉度過九十大壽。蘇博新館剪綵前一天晚上，老人特意在獅子林設家宴，邀請近百位中外嘉賓，品嚐乾菜扣肉、蟹粉獅子頭、酒釀圓子等地道家鄉菜。

難捨家鄉情

似乎是命運有意安排，貝聿銘為家鄉設計的蘇博新館，與貝家「老根」獅子林，南北相望，僅數百米之遙。
「這幾天，我在獅子林旁邊住，聽老百姓談起您來，都很有感情啊。」我說。
「對我做博物館這件事，蘇州人民一直很支持我。我非常感動。」起初，貝聿銘對蘇州市盛情邀請並未明確表態。怎樣才能讓年事已高的大師「出山」？有關人士多次趕赴美國，帶去家鄉的崑曲、評彈，希望勾起老人的思鄉之情。他們勸說老人：「您為世界各地設計了很多知名博物館，在家鄉還沒有留下一件作品。這是蘇州的遺憾，也是您的遺憾。」最終，貝聿銘被家鄉人的真情打動，答應接下這一重任。
「您後來專門實地考察了好幾次。」我提醒道。
「我是考察這塊地的問題。」貝聿銘加重了語氣：「這塊地很重要！它位於蘇州古城區，北靠拙政園，東傍忠王府，與蘇州歷史文化有着密切關係。要在這樣一個文

►蘇博新館開館，貝聿銘與孫子、孫女在一起



化底蘊深厚環境裡，建造一座現代化博物館，是我從未遇過的難題。」
二〇〇二年四月下旬，貝聿銘帶著兩個兒子來到蘇州。長途舟車勞頓，老人的腰疼病又犯了。他顧不上疼痛，幾次親自考察地段，仔細查看周圍古建築及民居分布情況；只見他一手扶着腰，一邊用家鄉話與里弄居民嘮家常。短短四天裡，他還點名邀請張開濟、吳良鏞等國內建築界權威人士，進行晤談。這一次，八十六歲高齡的貝聿銘簽署了設計協議。
「您說過，建築的特殊功能要求，以及與所在地人文歷史、自然環境和諧統一很重要。需要充分了解，才能『深入其境』。您怎麼了解蘇州歷史文化呢？」我問。

「我在蘇州住過，了解蘇州的畫家、詩人，對蘇州歷史文化有一些認識。雖然我人在國外，還沒有忘記這一點。所以，我不是完全對蘇州沒有了解，有一些了解，但還不夠。」老人謙虛地回答。
整整半年，貝聿銘閉門謝客，查閱大量文獻：從蘇州水文情況、歷史掌故，到唐詩宋詞、崑曲曲譜，甚至東北街每一棵樹木的位置，也要弄得一清二楚。他特別交代博物館，盡快郵寄三萬餘件館藏文物資料到美國，以便設計「量體裁衣」。有時，半夜突然來了靈感，立即翻身下床，伏案工作至凌晨，讓夫人陸書華既心疼又擔心。
「我的頭一筆不會輕易畫，想透以後才下手。」貝聿銘說：「設計如同做針線，急不來。研究好久才決定畫一條線，不是那麼容易的。要多看、要多學。」

「蘇州味」與創新

貝聿銘想不到，凝聚十六個月心血的設計一出台，卻引來爭議聲一片：「新館建在拙政園的心臟上」、「廢了忠王府，傷了拙政園」，對選址提出質疑。直至，世界文化遺產中心的專家對設計方案給予首肯，一場風波才算平息。
「對您來說，蘇博新館是最難的一次挑戰嗎？」我問。
「不是最難的。每一個建築都有難的問題，免不了。最難的是『蘇而新』。」貝聿銘頗為感慨：「要有蘇州氣派、蘇州傳統、蘇州文化在裡邊。這條路不容易做成功。很多人只是說，沒人做過。說來容易，做來難。大家說要『蘇而新』，什麼是『蘇而新』？像北京、上海，高樓擺一個中國式屋頂上去，就是『中而新』嗎？這是很重要的問題。所以，我說『蘇而新』更難。」
貝聿銘反對把中國古代建築某些構成部，生硬地附加到現代建築上，用來強調民族化；創新不是膚淺因襲過去的形式。
他認為，在現代做建築應該現代主義，不能往後走，要往前走。創新必須有一個深厚源頭。現代中國建築必須源於自己的歷史根源，就好比是一棵樹，必須起源於土壤之中。互傳花粉需要時間，直到被本土環境所接受。

「一進蘇博新館，感覺是一種簡潔明快的美。新館外觀成幾何形，極具現代特徵；又吸取蘇州民居的傳統因素，比如粉牆黛瓦。可是，我沒有看到瓦。」我小聲說。
「我不用瓦是有緣故的。」貝聿銘胸有成竹，「因為瓦一擺上去，就沒什麼變化。沒有變化，就沒有新的建築。」他進一步解釋：「所有的平頂建築，都沒有前途。用瓦也是平頂建築的一類。要有變化，就要用新的方法，比如用石頭，使牆面跟屋頂連在一起。」
貝聿銘考慮到，蘇州傳統屋頂不符合現代博物館恆溫、恆濕、採光等特殊要求。「和石材相比，瓦片易碎，又不易保養。採用青色花崗石材既便於護養，又與蘇州的粉牆黛瓦格外協調。」
精妙之處在於，從蘇博新館任意房間的窗戶外看，會發現被加工成棋盤狀菱形圖案的屋頂，與遠處傳統民居屋頂坡度幾乎分毫不差。

「米芾山水」喚醒靈感

吳文化蘊涵着輕靈細膩。崑曲與園林，正是這同一文脈上，綻放的一對姊妹花。崑曲帶給貝聿銘唯美主義的藝術氣質，蘇州園林賦予他「天人合一、親近自然」的中國文化精神。建築與藝術，二者之間的和諧統一，成為他追求的目標。
「人與自然共存。創意是人類巧手和自然的共同結晶，這是我從蘇州園林中學到的。」貝聿銘清楚記得，小時候，與堂兄弟們在獅子林裡捉迷藏的樂趣。獅子林始建於十四世紀，以石著名。石匠從太湖邊採集多孔洞火山岩石，按其天然形態進行鑿刻，再將石頭置於湖畔或河邊，任憑流水沖擊。經過幾代人，由石匠子孫收回石頭，堆疊成假山。
蘇博新館是一座園林式建築群。山水園借助水面，間列玻璃茶亭，貫以直曲石橋通往茂密竹林。巧妙的是，園中石景採用石材切片加以堆砌。

►片石假山
▼漏窗觀景



▲蘇博新館山水園
◀「宋畫齋」內景

